晏阳初，一个可贵的“历史剖面”

——我对苗勇《晏阳初》的阅读札记

李浩

晏阳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然这个陌生并不是完全没有了解，而是了解得不够——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能记住的也只是只言片语的碎片化细节，我承认，在我的记忆中他大抵是模糊的，尽管心里对他和他参与的平民教育运动充满着敬意。是故，在我拿到苗勇的《晏阳初》的时候颇有些“双重的忐忑”，一重的忐忑是怕它写得不好，干巴巴，只有晏阳初的生平事迹罗列和影响，史料价值备矣，却不能为我在心里建立起形象；另一重的忐忑则是怕它写得太好，把晏阳初过度地圣化、美化（这是一般传记作品常犯的毛病），高大是高大了，可也让人亲近不起来，生不出多少共鸣。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几次准备阅读又几次放下，这本厚厚的书在近一个月的枕边放置中仅读了钱理群和晏鸿国两位先生的序。是的，阅读需要机缘，它需要一个恰当的、合适的时机——这个时机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寻到，可一寻到便一发而不可收，便被其深深吸引……我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全文，然后是再读一遍。

吸引住我的，首先是传主重要，而为晏阳初写下传记的苗勇抓住了他的精神，并成功塑造了他的精神。我说的传主重要并非仅是名声的显赫，或者地位的显赫，而是在他身上能体现某种引人深省的独特，他的行为、思考值得我们仔细思忖，在他的身上能够反映着一种具有吸引性的精神向度。而在晏阳初身上体现的，恰恰是精神向度的重要，恰如晏鸿国指出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不是一般的教育思想，而是宏观上的大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教育的形式包括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教育的对象则将男女老少尽囊其中，而重点则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和社会基层的城市平民阶层。”谈及晏阳初我觉得需要同时谈及鲁迅，鲁迅的文学期许是“启蒙和治愚”，希望自己的文学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晏阳初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从实操的角度，完成鲁迅式的“启蒙和治愚”，同样具有疗救的作用。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是一种前瞻和开创，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具有前瞻和开创性，同样具有启蒙价值和参照价值……而苗勇极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着力的用心，也在这一点上。“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直至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这是晏阳初的话，而苗勇抓住了它，并将它一点点放大。我们看第六章，晏阳初和斯诺之间的交流对话，包括斯诺对于晏阳初的赞许：“你领导的这一项伟大的乡村改造运动，不光在贫穷的中国有巨大的功效，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一运动都是行之有效的……”如是等等，读之让人感叹，让人心动，也让人吁嘘。斯诺的赞许本质上也是苗勇的赞许，他认可这一精神，才将它塑造得那么动人、有力量。

吸引住我的第二点，是苗勇资料的萃集整理扎实认真，有说服力。一般而言，为某位传主书写传记，认真做好资料萃集应是基础性的、不言而明的一件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们许多的传记作家并未能将这一工作做得扎实有效，他们有时会凭借想象和想当然来“补充完成”，时有坍塌和引用资料不规范、与事实出入较大的问题。而《晏阳初》则做得扎实、认真、细致、精确。在后记中，苗勇提到他对原始资料的搜集：“七八年下来，我手头上有了一些书籍资料：《晏阳初文集》、《晏阳初传》、《告语人民》……还有许多介绍中国平民教育和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我又一头扎进资料里，这时我发现……”熟悉文学创作特别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资料的萃集和熟悉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高度，它是丰富性和真实性的双重来源，也是传记作者得以捭阖纵横而胸有成竹的支点。我们看丁英教授和熊佛西在火车上对话的那段，我们看在《农民周报》之后第一期农民读物的付印过程，我们看1929年平教会的会议和晏阳初的“教育计划”——这一切，如果没有扎实、认真而不放过枝蔓末节的功夫，是写不出来的。

而吸引我的第三点，则是苗勇“还原细节”的能力，他利用资料、想象和种种的考察，“补足”了故事细节，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是文学性的部分，是苗勇基于史料而进行的发挥，是他的才华和卓越的史料运用能力的展现，而它，也是衡量一部传记作品艺术品质的标准之一。如果没有这一能力的支撑，传记文字很可能变成史料的堆砌，干瘪生涩。苗勇的《晏阳初》很好地调和了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何开四说这部书是“文学的至美与传奇人生的华丽相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我认为他说到了“本质”。在这部书中，苗勇以史料为支撑，但在这一基础上他充分发挥，像那些带给我们深刻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家们那样发挥，为历史褶皱中的掩藏补足它“可信的细节”，而让我们得以沉浸其中，并与晏阳初、史文轩、查理·塔夫脱、朱其慧、许雅丽、傅葆琛、孙伏园等人一起思忖：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平民教育运动”向何处去……如果没有良好的细节补充，这些都是做不到的。第一章，少年求学部分，恐怕苗勇可用的资料相对较少，有细节的部分应当仅出自晏阳初的自述，可利用的他述是极少的——哪怕在晏阳初成名之后。是故，对这一部分的“描述”就完全地依赖于：1.晏阳初自述部分的简写内容；2.作者苗勇的实地考察；3.部分有效的采访内容；4.作者“还原细节”的能力，以一种故事的甚至小说的笔触勾勒出细节，吸引住我们。是故，在我读到晏阳初与小伙伴打架和打架之后那段描述时，尤其是晏母的处理方式时，竟然有种强烈的身在其中、感同身受的感觉，它几乎是一篇质地良好的小说。第三章，晏阳初与旧友重逢的场景，去拜访蔡元培时的场景，都有一种“在场感”的吸引在，而这种在场感的吸引是贯穿整个文本的。

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是吸引我的第四点。《晏阳初》，在我看来不只是晏阳初的“个人传记”（当然个人传记的部分也足够重要），而且是一部人类命运长卷。可以说，晏阳初是一个“珍贵的混合体”，而在他的经历和历史波潮中，他身上的所有“携带”都在被不停地搅动起来，相互地纠缠在一起，展现出丰富性和深刻性——包括精神上的、形成个人心性的丰富性，在我看来，晏阳初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剖面”。

因此上，在掩卷之余，这部厚厚的《晏阳初》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追问实在是多——应也是苗勇试图在《晏阳初》这部传记中的“埋伏”——也是我愿意向朋友们推荐这部书的缘由之一。

求知若渴

梅方明 摄

书店“游击战”

王小兰

炎炎夏日，我又躲进书店，开启蹭书、蹭空调的惬意时光。现在的书店不仅环境优美，还香味十足——书香中夹杂着咖啡香，沁人心脾。而最让我喜欢的是现在书店的人性化管理，在书店里即使不消费，也允许大家自由阅读，不会有人打扰和驱赶，这和我小时候的书店天差地别。小时候在书店里“打游击战”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小县城，暑假除了疯玩，就只剩下汗流浃背了。那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一般，家里没有空调，炎热的夏天，书店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避暑山庄”。

那时的书店以卖书为主，可囊中羞涩的我们消费能力有限，只看不买，店员时常会不耐烦地驱赶我们。为此，暑假期间，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在书店“打游击战”。

刚开始我们采用迂回战术。进店时，我会当着店员的面，故意吊高嗓门和小伙伴说：“我妈妈拿钱给我了，让我来买语文辅导书，你们帮我一起看看哪种版本最好。”说完我们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书店，然后迅速分散开，寻找自己喜欢看的书，再找个店员看不到的角落，席地而坐，钻入书中的世界。空调凉悠悠，书中的故事精彩万分，我们一坐一下午也就过去了。

要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看到店员我们就假装在讨论——“我今天看了好几种版本的辅导书，感觉不是老师说的那种，我们再回去问问老师，不要买错了。”“对啊，不能买错，我们问完老师，明天再来找找看。”

这样的办法用了几次，从语文到数学再到英语，我们把所有科目都换了一遍。有一次一个店员说：“小朋友，你们老师告诉你们要买哪种辅导书了没有啊？你们都来找好几天了，需不需要阿姨帮你们一起找？”我们一脸尴尬地回答：“谢谢阿姨！不用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轮流买辅导书，规定每天只能一个人买一本辅导书。等该买的书都买过了，我们又开始发愁该如何应对店员。

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火热地讨论着，最终决定先乔装打扮进入书店，如果遇到店员驱赶，就采用“正面迎击，侧面防守”的战术。

就这样，每个暑假我们都在书店里和不同的店员“斗智斗勇”。

后来，我们长大了，都去外地上大学，而县城里的书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县图书馆，学生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图书馆看书避暑，政府也欢迎大家在炎炎夏日到图书馆读书。

那些在书店里“打游击战”的夏日，让我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而今的夏日，我仍喜欢找个书店避暑，正大光明地蹭书、蹭空调。不同的是，现在我是带着孩子一起去书店的，离开书店时，我大多会买本书，因为我已有能力为这美好的阅读时光付费。

阅读与人生

读书记

李威

一只鸟儿叫着，扑楞楞从窗外飞过，惊醒了沉迷书中的我。

在电子时代，纸质书仍旧是我密不可分的好伙伴。一个时期以来，我的闲暇时光差不多都是这样在窗边读书中度过的。

合上书本，向窗外望去，追寻着那只鸟儿远去的身影，然后，转身把书放回书柜。蓦地，我的目光被一本旧书吸引——1982年出版的《勤学佳话》，一本小册子。看到它，往事涌上心头。

少时家贫，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8岁上学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成天地里刨沟里淘，根本就不认字，也没见过书，更别说读书了。上学之后回到城市里，才与书打起了交道。那时，适合儿童看的书很少，流行的是连环画。但父母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我买连环画。所幸当时许多商店门前都有连环画书摊，一分钱可以看几本。为了看书，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会低头寻找一些废铜烂铁，攒多了以后到物资回收站卖掉，换得些钱后就兴冲冲跑到书摊看书。经常看得忘了回家吃饭，母亲也总是知道到书摊就能找到我。

由于父亲酷爱写作，成了报纸的通讯员，时不时地会收到一些稿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时还会收到报社出的一些小册子，如《中国古代文学短文选》，这些小册子是我家最早的藏书，也是父亲为我反复读过的书，所以珍藏至今。渐渐地，母亲给我的早饭钱也增加了一些，我就省些下来，加上压岁钱，到新华书店去买连环画。到小学毕业时，我已经购齐全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岳飞传》，每天做完作业之后就看这些连环画，翻来覆去地看，百看不厌，爱不释手。

中学六年里，我几乎不看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书。那时正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琼瑶风靡全国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去学校附近的租书摊租书，一本接一本，看得津津有味、昏天黑地，而我始终不为所动。

高中毕业，我到省外求学。当我第一次进入学校图书馆，看到那丰富的藏书，便发誓要把中学六年没能看的书全都补看回来。在那几年里，我既不四处游玩，也不谈情说爱，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唐诗宋词令我爱不释手，尼采、萨特、黑格尔的哲学让我耳目一新，《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等则让我进一步领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参加工作以后很忙，虽然也还在看书，但阅读量明显少了很多。

结婚生子没多久，赶上国有企业改制，妻子失业了，家中经济顿时紧张起来。其时，我也面临诸多困境，急于为自己、为家庭寻找一个突破口。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翻译。那几年，我翻译的文章很受报刊欢迎，发表后还被转载。如今，我发表的翻译文章已近500万字了。其实，我的英语水平有限，仅仅是借助各种辞典能够看懂英文而已，译文做得好主要靠的还是中文功底，当然，这都得益于学生时代的阅读经历。

突然有一天，在翻译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不像以前那样顺手了，进行语言转换的时候思维迟钝了，一句话都要想上很久。我感觉到了累。虽然不想承认，但我清楚地知道，这几年光埋头翻译，几乎就没读过什么书，可以说，我一直在吃老本。

在那之后不久的一个冬日晚上，和一位记者朋友一起吃饭，席间，不知怎的突然谈起了陶瓷。于是就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将来，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仿佛是给我上了一堂中国陶瓷课，我又佩服又羡慕……也就是从那一晚，我决定暂停翻译，开始读书！

由于多年翻译工作的积累，家中经济已经不再拮据，支撑得起我的读书需求。我一头扎进网上书店，淘起书来。早前因经济原因买不起的《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金庸武侠全集》《资治通鉴》《唐宋八大家文集》《约翰·克里斯朵夫》《莎士比亚全集》……全都买回家来。读书再次成了我闲暇之时最大的乐趣。周末下午，我总是用军用水壶泡上一壶金银花枸杞茶，带上几本书来到竹林里，静静地看，直到夕阳西下。

回首半生，因为爱好，读了一些书，算不得读书人，只能算个爱书人。但是，就是这么个爱书人，却有着一些臭毛病。我本身有洁癖，于书尤甚。买回新书，在打开之前是要先洗手，然后给它包上书皮，之后我才开始阅读。早年，我看书从不在书上写写画画，看到精彩的地方拿本子做摘录。因此，我以前看过的书如果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仍旧跟新的一样。但是这几年受到一些书友的影响，我也开始在书上勾勾画画了，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悟。也是因为这个臭毛病，在我有能力买书之后，我从不去借书看也不把自己的书外借。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爱书人几乎都有的臭毛病——喜欢向别人推荐自己觉得好看的书。2008年，我第一次接触到《遥远的救世主》这本书以及由其改编的电视剧《天道》，立刻被深深震撼。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学到了很多，悟到了很多。在这之前，除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没有哪一部书能够如此令我痴迷。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向亲友同事推荐，并买来送给他们，至今已送出去20余套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也逐渐丰富，读起书来也与年轻时大有不同，正如张潮所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书读得多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性灵，改变了气质，也丰富了我的人生。那一本本书，正如一盏盏灯，照亮了我人生的旅程。

耕读人家

闲中觅伴书为上

郑贵华

我婉拒了朋友一同出游的邀请，一则因为身体不适，二来这几日酷暑难当，我把在书中畅游当作最佳的旅行。

《小窗幽记》里说：“人生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涵养之如不识字人，是谓善读书者。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我虽然离“善读书者”的境界差十万八千里，但还是非常能享受“有暇得读”之福的。

早上醒来，首先查看有无文章发表。如有，则全天心情愉悦，神清气爽；若无，也不懊恼，打开前一天写就的文字，再仔细打磨，慢作修改，再读觉得满意时，便起身准备早餐。

吃饭、刷碗、洗衣、拖地，做完家务，还剩大把时间。窝进沙发里，和我的书本老朋友继续叙旧轻聊——那本《人间词话》被我翻得都卷了边儿，可它一点儿也不埋怨我，仍然告诉我，写文章要会营造境界，境界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它还告诉我，“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

人们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人间词话》经常帮我解疑释惑，像个随叫随到的老友，又像苦口婆心的师长。它永远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时不时地给我技法上的点拨和文学上的滋养。

沙发里窝得久了，易生困意。告别了《人间词话》，我又去找我的新朋友——《人间失格》。这是我一次参加活动时获得的奖品。新朋友给我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与我平常看的书不大一样。它以冷峻的笔调透露出极致的颓废。和《人间失格》交流，我的内心变得沉重，双眼却也因此变得明亮起来——对生命意义的探讨自有其完全不同的价值。

但这个话题还是过于沉重，“讨论”几个回合，我就会缓缓将它放下。对“怎样使生命更有意义”这个问题，我短时间内也想不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暂时和这个新朋友挥手再见，去找其它的小伙伴了。

来到我的图书角，和《特别关注》打个招呼，跟《仓央嘉措诗传全集》问个好，再与久别的论文专著来个拥抱，还没来得及细谈，午餐时间就到了，我的访友活动暂告一段落。

夏天炎热，易倦易乏，略微收拾一下，去图书馆和朋友们聚会，那里安静凉爽，空间开阔，小说传记在二楼候着，报纸杂志在三楼迎着……从一排排书架前经过，我似乎听到朋友们热切讨论的声音，可我知道的那么少，完全插不上嘴。于是挑出一个朋友，找个偏僻的角落，拿出本和笔，认真地听它“说”。

其实，消夏休闲的活动也有很多，只是打牌吧，脑子要灵光；聊天吧，口齿要伶俐，跳舞吧，手脚要协调，唯有读书不挑人。所以独处的时候，书本就是我最好的选择。正像《小窗幽记》里说的：“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闲暇时，以书为伴智慧生，以书为友心气平。由此看来，觅书为伴是明智之举，读书之人是幸福之人。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社址：成都红星路二段70号 电话：办公室(028)86967113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6967130 记者部(028)86967136 编辑部(028)86967140 事业发展部(028)86967119 邮编：610012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承印